



天津交通銀行同  
人俱樂部圖書室

0

宋大家蘇文忠公文抄卷之四

今其選舉養士亦必欲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劄子

議學校貢舉劄子其詞甚詳而當之風甚盛

長公總只是欲於今所行之法得所行之實

不必別變而論自明確

准敕講求學校貢舉利害令臣等各具議狀聞奏者

右臣伏以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

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皂隸

蘇文忠公 八卷四

未嘗無人而况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為

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才朝廷無責實之政則公卿

侍從猶患無人况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為

不足矣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

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

之譬如江河之徙移順其所欲行而治之則易為功

彊其所不欲而復之則難為力使三代聖人復生於

今其選舉養才亦必有道矣何必由學且天下固嘗

立學矣慶曆之間以為太平可待至於今日惟有空

工既明論事  
實得此頂門  
針法所以  
聖賢遺

多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歛民財以養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於是。軍旅謀於是。又當以時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則無乃徒爲紛亂。以患苦天下耶。若乃無大變改。而望有益於時。則與慶曆之際何異。故臣以謂公之學者。特可因循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孰爲精。言語文

意文忠公

八卷四

二

章與今孰爲優。所得文章長才。與今孰爲多。天下之士。與今孰爲辯。較此四者而短長之議決矣。今議者所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畧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室故事。兼採譽望而罷封彌。或欲罷經生朴學。不用貼墨而考大義。此數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臣請歷言之。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孟子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之所向。天下趨焉。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爲僞也。上以

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弊車  
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無所不至矣德行之  
弊一至於此乎自文章而言之則策論爲有用詩賦  
爲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策論均爲無用矣雖知  
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爲設法取士不  
過如此也豈獨吾祖宗自古堯舜亦然書曰敷奏以  
言明試以功自古堯舜以來進人何嘗不以言試人  
何嘗不以功乎議者必欲以策論定賢愚能否臣請  
有以質之近世士大夫文章華靡者莫如楊億使楊  
億尚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豈得以華靡少之通經  
學古莫如孫復石介使孫復石介尚在則迂濶矯誕  
之士也又可施之於政事之間乎自唐至今以詩賦  
爲名臣者不可勝數向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近世  
士人纂類經史綴緝時務謂之策括待問條目搜抉  
略盡臨時剽竊竄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  
且其爲文也無規矩準繩故學之易成無聲病對偶  
故考之難精以易學之士付難考之吏其弊有甚於  
詩賦者矣唐之通榜故是弊法雖有以名取人厭伏

衆論之美亦有賄賂公行權要請託之害一使恩去  
王室權歸私門降及中葉結爲朋黨之論通榜取人  
又豈足尚哉諸科舉人多出三路能文者旣已變而  
爲進士曉義者又皆去以爲明經其餘皆朴魯不化  
者也至於人才則有定分施之有政能否自彰今進  
士日夜治經傳子史貫穿馳騫可謂博矣至於臨政  
曷嘗用其一二顧視舊學已爲虛器而欲使此等分  
別注疏粗識大義而望其人能增長亦已疎矣臣故  
曰此數者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特願陛下留意

蘇文忠公

卷四

四

其遠者大者必欲登俊良黜庸回總覽衆才經略世  
務則在陛下與二三大臣下至諸路職司與良二千  
石耳區區之法何預焉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敢不  
以告昔王衍好老莊天下皆師之風俗陵夷以至南  
渡王縉好佛捨人事而修異教大曆之政至今爲笑  
故孔子罕言命則爲知者少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  
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  
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耻不言性命  
此可信也哉今士大夫至以佛老爲聖人粥書於市

新嘉坡全案  
卷之五第肆於

者非莊老之書不售也。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  
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扼。此豈真能然哉。蓋中人  
之性。安於放而乘於誕耳。使天下之士。能如莊周。齊  
生死。一毀譽。輕富貴。安貧賤。則人主之名器。爵祿。所  
以彌世。磨鈍者。廢矣。陛下亦安用之。而况其實不能  
而竊取其言。以欺世者哉。臣願陛下。明敕有司。議之  
以法言。取之以實學。博通經術者。雖村不廢。稍涉浮  
議者。雖工必黜。則風俗稍厚。學術近正。庶幾得忠實  
之士。不至蹈衰季之風。則天下幸甚。

素文忠公

卷四

五

論邊將隱匿敗亡憲司體量不實劄子

借進讀實訓陳西戎失事不以實聞忠直多矣

臣近以目昏臂痛。堅乞一郡。蓋亦自知受性剛褊。黑白大明。難以處衆。伏蒙聖慈。降詔不許。兩遣使者。存問慰安。天恩深厚。淪入骨髓。臣謂此恩。當以死報。不當更計身之安危。故復起就職。而職事清閑。未知死所。每因進讀之間。事有切於今日者。輒復進言。庶補萬一。昨日所讀寶訓。有云淳化二年。上謂侍臣諸州

蘇文忠

卷四

六

牧監馬多瘦死。蓋養飼失時。枉致病斃。近令取十數槽。寘殿庭下。視其芻秣。教之養療。庶革此弊。臣因進言。馬所以病。蓋將吏不職。致圍人盜減芻粟。且不卹其飢飽。勞逸故也。馬不能言。無由申訴。故太宗至仁。深哀憐之。寘之殿庭。親加督視。民之於馬。輕重不同。若官吏不得其人。人雖能言。上下隔絕。不能自訴。無異於馬。馬之饑瘦。勞苦。則有斃路。奔逸之憂。民之困窮。無聊。則有溝壑盜賊之患。然而四海之衆。非如養馬。可以寘之殿庭。惟當廣任忠賢。以爲耳目。若忠賢

疎遠語依在傍則民之疾苦無由上達秦二世時陳勝吳廣已屠三州殺李由而二世不知陳後主時隋兵已渡江而後主不知此皆昏主不足道如唐明皇親致太平可謂明主而張九齡死李林甫楊國忠用事鮮于仲通以二十萬人沒于雲南不奏一人反更告捷明皇不問以至上下相蒙祿山之亂兵已過河而明皇不知也今朝廷雖無此事然臣聞去歲夏賊犯鎮戎所殺掠不可勝數或云至萬餘人而邊將乃奏云野無所掠其後朝廷訪聞委提刑司體量而提

蘇文忠公

八卷四

七

刑孫路止奏十餘人乞朝廷先賜放罪然後體量實數至今遷延二年終未結絕聞奏凡死事之家官所當卹若隱而不奏則生死嗚冤何以使人此豈小事而路爲耳目之司既不隨事奏聞朝廷既行蒙蔽又乞放罪遷延侮玩一至于此臣謂此風漸不可長馴致其患何所不有此臣之所深憂也臣非不知陛下必已厭臣之多言左右必已厭臣之多事然受恩深重不敢自同衆人若以此獲罪亦無所憾取進止



論高麗買書利害劄子

深憂遠識之言

臣伏見高麗人使每一次入貢朝廷及淮浙兩路賜  
子餽送燕勞之費約十餘萬貫而修飾亭館騷動行  
市調發人船之費不在焉除官吏得少餽遺外子無  
絲毫之利而有五害所得貢獻皆是玩好無用之物  
而所費皆是帑廩之實民之膏血此一害也所至差  
借人馬什物攬撓行市修飾亭館民力倍有陪費此  
二害也高麗所得賜予若不分遺契丹則契丹安肯

蘇文

八卷四

八

聽其來貢顯是借寇兵而資盜糧此三害也高麗名  
爲慕義來朝其實爲利度其本心終必爲北虜用何  
也虜足以制其死命而我不能故也今使者所至圖  
畫山川形勝窺測虛實豈復有善意哉此四害也慶  
曆中契丹欲渝盟先以增置塘泊爲中國之曲今乃  
招來其與國使頻歲入貢其曲甚於塘泊幸今契丹  
恭順不敢生事萬一異日有桀黠之虜以此藉口不  
知朝廷何以答之此五害也臣心知此五害所以熙

寧中通判杭州日因其餽送書中不稱本朝正朔卻

遇其物待其改善稱用年號然後受之仍催促進發  
不令住滯及近歲出知杭州却其所進金塔不爲奏  
聞及畫一處置沿途接待事件不令過當仍奏乞編  
配被商猾僧并乞依祖宗編敕杭州並不許發船  
往高麗違者徒二年沒入財貨克賞并乞刪除元豐  
八年九月內創立許船客專擅附帶外夷入貢及商  
販一條已上事並蒙朝廷一一施行皆是臣素意欲  
稍稍裁節其事庶幾漸次不來爲朝廷消久遠之害  
今旣備員禮曹乃是職事近者因見館伴中書舍人

陳軒等申乞盡數差勒相國寺行鋪入館鋪設以待  
人使買賣不惟移市動衆奉小國之陪臣有損國體  
兼亦抑勒在京行鋪以資吏人廣行乞取弊害不小  
所以具申都省乞不施行其乖方作弊官吏並不蒙  
都省畧取問今來只因陳軒等不待申請直牒國子  
監收買諸般文字內有策府元龜歷代史及敕式國  
子監知其不便申稟都省送下禮部看詳臣謹按漢  
書東平王宇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當時大  
臣以謂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理不言今東平

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遺失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詔從之。臣竊以爲東平王骨肉至親特以備位藩臣猶不得賜而况海外之裔夷契丹之與國乎臣聞河北權場禁出文書其法甚嚴徒以契丹故也今高麗與契丹何異若高麗可與卽權場之法亦可廢兼竊聞昔年高麗使乞賜太平御覽先帝詔令館伴以

東平王故事爲詞却之近日復乞詔又以先帝遺旨不與今歷代史策府元龜及北史竊以謂前次本不當與若便以爲例卽上乖先帝遺旨下與今來不賜御覽聖旨異向深爲不便故申都省止是乞賜詳酌指揮未爲過當便蒙行遣吏人上簿書罪臣竊謂無罪可書雖上簿薄責至爲末事於臣又無絲毫之損臣非爲此奏論所惜者無厭之虜事事曲從官吏能循其意雖動衆害物不以爲罪稍有裁節之意便行詰責今後無人敢逆其請使意得志滿其來愈數其

惠愈深所以須至極論夏人事宜劄子

此疏處分與歐陽公之議西事並開朝廷之大者可謂經國手

臣竊見近者熙河路奏生擒鬼章百信稱賀中外同慶臣愚無知竊謂安危之機正在今日若應之有道

蘇文忠公

卷四

十一

指擇未爲過當便蒙行遣吏人止簿書罪臣竊謂無罪可書雖上簿簿責至爲末事於臣又無絲毫之損臣非爲此奏論所惜者無厭之廢事事出從官吏能循其意雖動衆害物不以爲罪猶有數節之意便行戮愈深世以至於此誠謂使意得志滿其來愈數其

因擒鬼章論西羌夏人事宜劄子

此疏處分與歐陽公之議西事並關朝廷之  
大者可謂經國手

臣竊見近者熙河路奏生擒鬼章百官稱賀中外同  
慶臣愚無知竊謂安危之機正在今日若應之有道  
處之有術則安邊息民必自是始不然將驕卒惰以  
勝爲灾亦不足怪故臣區區欲乞陳前後致寇之由  
次論當今待敵之要雖狂愚無取亦臣子之常分昔  
先帝用兵累年雖中國靡弊然夏人困折亦幾於亡

蘇文忠公

卷四

十二

橫山之地沿邊七八百里不敢耕者至二百餘里歲  
賜旣罷和市亦絕虜中匹帛至五十餘千其餘老弱  
轉徙牛羊墮壞所失蓋不可勝數饑羸之餘乃始款  
塞當時執政大臣謀之不深因中國厭兵遂納其使  
每一使賜予貿易無慮得絹五萬餘匹歸鬻之其民  
匹五六千民大悅一使所獲率不下二十萬緡使五  
六至而累年所罷歲賜可以坐復旣使虜因吾資以  
德其民且飽而思奮之使其窺我厭兵欲和之意以  
爲欲戰欲和權皆在我故輕犯邊陲利則進否則

復求和無不可者若當時大臣因虜之請受其詞不納其使且詔邊臣與之往返商議所獲新疆取舍在我俟其詞意屈服約束堅明然後納之則虜雖背恩反覆亦不至如今日之速也虜雖有易我意然不得西蕃解仇結好亦未敢動夫阿里骨董擅之賊臣也挾契丹公主以殺其君之二妻董擅死匿喪不發逾年衆定乃詐稱嗣子偽書鬼章溫溪心等名以請于朝當時執政若且令邊臣審問鬼章等以阿里骨當立不當立若朝廷從汝請遂授節鉞阿里骨真汝主

蘇文忠公

卷四

十三

曲盡彼情

矣汝能臣之如董擅乎若此等無詞則是諸羗心服既立之後必能統一都部吾又何求若其不服則釁端自彼爵命未下曲不在吾彼既一國三公則吾分其恩禮各以一近上使額命之鬼章等各得所欲宜亦無患當時執政不深慮此專以省事爲安因其妄請便授節鉞阿里骨自知不當立而憂鬼章之計也故欲借方於西夏以自重於是始有解仇結好之謀而鬼章亦不平朝廷遂以賊臣君我也故怒而盜邊夏人知諸羗之叛也故起而和之此臣所謂前後致

寇之由明主不可不知者也。雖既往不咎，然可以爲方來之鑒。元昊本懷大志，長於用兵。亮祚天付克狂，輕用其衆，故其爲邊患。皆歷年而後定。今梁氏專國，素與人多不協。方內自相圖，其能以創殘呻吟之餘，久與中國敵乎？料其姦謀，蓋非元昊亮祚之比矣。意謂二聖在位，恭默守成，仁恕之心著於遠近，必無用武之意。可肆無厭之求，蘭會諸城，郵延五寨，好請不獲，勢脅必從。猖狂之後，求無不獲，計不過此耳。今者切聞朝廷降詔，諸路勅勵戰守，深明逆順曲直之理。

蘓文

忠公

八卷四

十四

此固當今之急務，而詔書之中亦許夏人之自新。臣切以謂開之太急，納之太速，曾未一戰而厭兵欲和之意已見乎外。此復蹈前日之失矣。臣甚惜之。今欲聞鬼章之捷，或漸有款塞之謀，必將爲恭狼相半之詞而繼之。以無厭之請，若朝廷復納其使，則是欲戰欲和，權皆在虜。有求必獲，不獲必叛。雖媮一時之安，必起無窮之釁。故臣願明主斷之於中，深詔大臣密勅諸將。若夏人款塞，當受其詞而却其使。然後明勅邊臣，以夏人受恩不貲，無故犯順。今雖款塞，反覆難

保若實改心向化當且與邊臣商議苟詞意未甚屈

○天○曲○盡○吾○處○分○

服約束未甚堅明則且却之以示吾雖不逆其善意

亦不汲汲求和也彼若心服而來吾雖未納其使必

不於往返商議之間遽復盜邊若非心服則吾雖蕩

然開懷待之如舊能必其不叛乎今歲涇原之入豈

吾待之不至邪但使吾兵練士飽斥候精明虜無大

獲不過數年必自折困今雖小勞後必堅定此臣所

謂當今待敵之要亦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今朝廷

意在息民不憚屈已而臣獻言乃欲艱難其請不急

蕭文忠公

卷四

十五

於和似與聖意異者然古之聖賢欲行其意必有以

曲成之未嘗直情而徑行也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

欲取之必固予之夫直情而徑行未有獲其意者也

若權其利害究其所至則臣之愚計於安邊息民必

久而固與聖意初無小異然臣竊度朝廷之間似欲

以畏事爲無事者臣竊以爲過矣夫爲國不可以生

事亦不可以畏事畏事之弊與生事均譬如無病而

服藥與有病而不服藥皆可以殺人夫生事者無病

而服藥也畏事者有病而不服藥也乃者阿里骨之



請人人知其不當予而朝廷予之以求無事然事之起乃至於此不幾於有病而不服藥乎今又欲遽納夏人之使則是病未除而藥先止其與幾何解於侍從之中受恩至深其於委曲保全與衆獨異敢放出位先事而言不勝恐悚待罪之至取進止用兵累年先帝之意全在弭伐而貪功生事之臣惟務役人爭

乞詔邊吏無進取及論鬼章事宜劄子

此乃文忠公搏虎手處惜乎世不能用

臣聞善用兵者先服其心次屈其力則兵易解而功易成若不服其心惟力是恃則戰勝而寇愈深况不勝乎功成而兵不解况不成乎頃者西方用兵累年先帝之意全在弔伐而貪功生事之臣惟務殺人爭地得尺寸之土不問利害先築城堡置州縣使四夷爭畏中國以謂朝廷事欲得地非盡滅我族類不止是以併力致死莫有服者今雖朝廷好生惡殺不務

蘇文忠公

八卷四

十七

遠畧而此心未信憎畏未衰心既不服惟有闔力力屈情見勝負未可知也今日新獲鬼章威震戎狄邊臣賈勇爭欲立功以爲河南之地指顧可得正使得之不免築城堡屯兵置吏積粟而守之則中國何時息肩乎乃者王韶取熙河全師獨克使韶有遠慮誅其叛者乃以忠順卽用其豪酋而已則今復何事其所以兵連鋤結罷弊中國者以郡縣其地故也往者既不可悔而來者又不以爲戒今又欲取講武城曰

此要害地不可不取方唐盛時安西都護去長安萬

里若論要害自此以西無不可取者使諸羌知中國  
有進取不已之意則寇愈深而兵不解其禍豈可量  
哉臣願陛下深詔邊吏叛則討之服則安之自今已  
往無取尺寸之地無焚廬舍無殺老弱未及暮年諸  
羌可傳檄而定然朝廷至意亦自難喻將帥未必從  
也雖日行文書終恐無益宜驛召陝西轉運使一員  
赴闕而勅戒之使歸以安將帥而察其不如詔者臣  
又竊聞朝論謂鬼章犯順罪當誅死然譬之鳥獸不  
足深責其子孫裔族猶足以陸梁於邊全其首領以

累其心以爲重質庶獲其用此實當今之良策然臣  
竊料鬼章兇豪素貴老病垂死必不能其於困辱爲  
久生之計自求生存終不得歸徒使其臣子首鼠顧  
忌不敢復讐必將不食求死以發其衆之怒就使不  
然老病愁憤自非久生之道鬼章若死則其臣子事  
意復讐必與阿星骨合而北交於夏人此正胡越同  
舟遇順風之勢其交必堅而溫溪心介於阿里骨夏  
人之間地狹力弱其勢必危若見并而吾不能救使  
二寇合三而以窺熙河則其患未可以一二數也如

此策誠為執  
太阿之柄者

此一着亦勢  
必至長公

計則此策  
其

一謂善也  
此之七全

臣愚計可詔邊臣與鬼章約若能使其部族討阿里骨而納趙純忠者當放汝生還質之天地示以必信鬼章若從則稍富貴之使其信臣而偷至意焉鬼章既有生還之望不為求死之計其衆必從以鬼章之衆與溫溪心合而討阿里骨其勢必克既克而納純忠雖放還鬼章可以無患此必然之勢也西羌本與夏人世仇而鬼章本與阿里骨不協若許以生還其衆必相攻縱未能誅阿里骨亦足以使二盜相疑而不合也昔太史慈與孫策戰幾殺策策後得慈釋不

蘇文忠公

卷四

十九

誅放還豫章卒立奇功李愬得吳元濟將李祐解縛用之與同卧起卒擒元濟非豪傑名將不能行此度外事也議者或謂鬼章之獲兼用近界酋豪力戰而得之仇怨已深若放生還此等必無全理臣以謂不然若鬼章死於中國其衆讐此等必深若其生還其讐之亦淺此等依中國為援足以自全自古西羌之患惟恐解仇結盟若所在為讐敵正中國之利無可疑者臣出位言事不必恐悚待罪之至取進止

乞約鬼章討阿里骨劄子

與前二劄併看

臣近者竊見劉舜卿賀表其言阿里骨罪狀又竊聞舜卿乞削阿里骨官爵又竊聞阿里骨上章請命議者或欲許其自新以臣愚慮二者之說皆未爲得何者阿里骨兇狡反覆必無革面洗心之理今聞其女已嫁梁乞逋之子度其久遠必須協力致死共爲邊患今來上章請命蓋是部族新破衆叛親離恐吾乘勝致討力未能支故匿情忍詭以就大事若得休息

蕪文忠公

八卷四

二十

數年蓄力養銳假吾爵命以威脇諸羌詎不附已者羽翼旣成西北相應必爲中原之憂非獨一方之病也且夏賊逆天犯順本因輕料朝廷以爲必不能討已今苦便從阿里骨之請則其所料良不爲過西蕃小醜朝爲叛逆暮許通和則夏國之請理無不許二寇滔天自若欲戰欲和無不可者則西方之憂無時而止矣然遂從舜卿之請削奪官爵卽須發兵深入致討彼新喪大首領舉國戒懼我師深入苟無他奇恐難以得志臣愚以謂當使邊將發厚幣遣辯士以

其腹心壞其羽翼今聞溫溪心等諸族已爲所質  
勢未能動而心侔欽檀在其肘腋迹同而心異若用  
臣前計使邊臣與鬼章約若能使其部族與溫溪心  
欽檀等合而討阿里骨納趙純忠卽許以生還此正  
所謂以夷狄攻夷狄計無出此者若朝廷便許阿里  
骨通和卽須推示赤心待之如舊不可復用計謀以  
圖此賊數年之後必自飛揚此所謂養虎自遺患者  
也故臣願朝廷既不納其通和之請又不割奪其官  
爵存而勿論置之度外陰使邊臣以計圖之似爲得

續文忠公

八卷四

二十一

策臣屢竄天聽罪當誅死取進止

宋大家蘇文忠公文抄卷之四

宋大家蘇文忠公文抄卷之五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劄子

魏王在殯乞罷秋宴劄子

議合經制

臣謹按春秋左氏傳昭公九年晉荀盈如齊卒於戲

陽殯於絳未葬晉平公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酌以

飲王曰汝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

徹燕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

肱文  
卷五

或虧何痛如之汝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公說徹樂

又按昭公十五年荀躒如周葬穆后既葬除喪周

景王以賓燕叔向譏之謂樂憂夫晉平公之於荀

盈蓋無服也周景王之於后蓋期喪也無服者未

葬而樂屠蒯譏之甚喪者已葬而燕叔向譏之書之

史冊至今以爲非仁宗皇帝以宰相富弼母在殯爲

罷春燕傳之天下至今以爲宜今魏王之喪未及卒

哭而禮部太常寺皆以謂天子絕期不妨燕樂臣竊

非之若絕期可以燕樂則春秋何爲譏晉平公周長

非之若絕期可以燕樂則春秋何爲譏晉平公周長

王乎魏王之親執與卿佐遠比荀盈近比富弼之母  
輕重亦有間矣魏王之葬既以陰陽拘忌別擇年月  
則當準禮以諸侯五月為葬期自今年十一月以前  
皆為未葬之月不當燕樂不可以權宜郊殯便同已  
葬也臣竊意皇帝陛下篤於仁孝必罷秋燕不待臣  
言但至今未奉指揮緣上件教坊致語等文字準令  
合於燕前一月進呈臣既未敢撰亦不敢稽延伏乞  
詳酌如以為當罷只乞自皇帝陛下聖意施行更不  
降出臣文字臣忝備侍從叨陪講讀不欲使人以絲  
毫議人聖明故不敢不奏取進止

蘇文忠公

八卷五

二

合於燕前一月進呈臣既未敢撰亦不敢稽延伏乞  
詳酌如以為當罷只乞自皇帝陛下聖意施行更不  
降出臣文字臣忝備侍從叨陪講讀不欲使人以絲  
毫議人聖明故不敢不奏取進止



乞免五穀力勝稅錢劄子

元祐七年十一月初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守  
兵部尚書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聞穀太賤則傷農  
太貴則傷末是以法不稅五穀使豐熟之鄉商賈爭  
糴以起太賤之價災傷之地舟車輻輳以壓太貴之  
直自先王以來未之有改也而近歲法令始有五穀  
力勝稅錢使商賈不行農末皆病廢百王不刊之令  
典而行自古所無之弊法使百世之下書之青史曰  
收穀力勝稅錢自皇宋某年始臣竊爲聖世病之

八卷五

三

臣頃在黃州親見累歲穀熟農夫連車載米入市不  
了鹽茶之費而蓄積之家日夜禱祠願逢饑荒又在  
浙西親見累歲水災中民之家有錢無穀被服珠金  
餓死於市此皆官收五穀力勝稅錢致商賈不行之  
咎也臣聞以物與人物盡而止以法活人法行無窮  
今陛下每遇災傷捐金帛散倉廩自元祐以來蓋所  
費數千萬貫石而餓殍流亡不爲少衰只如去年浙  
西水災陛下使江西湖北雇船運米以救蘇湖之民

差百餘萬石又計糴本水脚官錢不貲而客船被差

尾者皆失業破產無所告訴與其官司費耗其實如此何似割去近日所立五穀力勝稅錢一條只行天聖附令免稅指揮則豐凶相濟農未皆利縱有水旱無大饑荒雖目下稍失課利而災傷之地不必盡煩陛下出捐錢穀如近歲之多也今元祐編敕雖云災傷地分雖有例亦免而穀所從來必自豐熟地分所過不免收稅則商賈亦自行議者或欲立法如一路災傷則鄰路免稅一州災傷則鄰州亦然雖比今之法小爲通疎而隔一路一州之外豐凶不能相救未爲良法須是盡削近日弊法專用天聖附令指揮乃爲通濟

蘓文忠公

八卷五

四

右臣竊謂若行臣言稅錢亦必不至大段失陷何也五穀無稅商賈必大通流不載見錢必有回貨見錢回貨自皆有稅所得未必減於力勝而災傷之地有無相通易爲振救官司省費其利不可勝計今肆赦甚近若得於赦書帶下益見聖德收結民心實無窮之利取進止

奏內中車子爭道亂行劄子

得肅朝廷之體與東方朔所劾奏董偃同

臣謹按漢成帝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而趙昭儀常從在屬車間時揚雄待詔承明奏賦以諷其畧曰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却處妃言婦女不當與齋祠之間也臣今備位夏官職在鹵簿准故事郊祀既成乘輿還齋宮改服通天冠絳紗袍教坊鈞容作樂還內然後后妃之屬中道迎謁已非典禮而况方當祀事未畢而中宮掖庭得在勾陳豹尾之間乎竊見二聖崇奉大祀嚴恭寅畏度越古今四方來觀莫不悅服今車駕方宿齋大廟而內中車子不避仗衛爭道亂行臣愚竊恐於觀望有損不敢不奏

蘇文忠公

卷五

五

奏內中車子爭道亂行劄子

乞拔正陸贄奏議進御劄子

長公所最得意識見亦最得意條奏

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  
才有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  
所爲竊謂人臣之納忠可句字字入心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  
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  
已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  
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  
誼而術不疎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迪天下之志但  
蕪文忠念 卷五 六

贄言多所苦  
可於德宗者  
厥勳主上

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爲能而贄諫以忠厚  
德宗以猜忌爲術而贄勸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  
以消兵爲先德宗吝用財而贄以散財爲急至於用  
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已以收人心改過以  
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  
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  
德宗盡用其言則正觀可得而復臣每退自西閣卽  
私相告以陛下聖明必善贄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  
卽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李牧之賢則漢文爲之

太息。魏相條晁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則莫若近取之贄。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爲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贄面。反覆熟讀。如與贄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取進止。

藝文

惠合

八卷五

七

禮記卷之八 辨齊 一曰文則曰上帝而山川則強無南北

臣伏見九月二十二日詔書節文俟郊禮畢集官詳議祠皇地祇事及郊祀之歲廟饗典禮聞奏者臣恭親陛下近者至日親祀郊廟神祇饗答實蒙休應然則圓丘合祭允當天地之心不宜復有更改臣竊惟議者欲變祖宗之舊圓丘祀天而不祀地不過以謂冬至祀天於南郊陽時陽位也夏至祀地於北郊陰時陰位也以類求神則陽時陽位不可以求陰也是

禮文忠公 八卷五

八

大不然冬至南郊既祀上帝則天地百神莫不從也古者秋分夕月於西郊亦可謂陰位矣至於從祀上帝則以冬至而祀月於南郊議者不以爲疑今皇地祇亦從上帝而合祭於圓丘獨以爲不可則過矣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舜之受禪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羣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豈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間自上帝而及山川必無南北郊之別也而獨畧地祇豈有此理哉臣以知古者祀

禮記卷之八 辨齊 一曰文則曰上帝而山川則強無南北

上帝則并祀地祇矣何以明之詩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而說者乃以比之豐年秋冬報也曰秋冬各報而皆歌豐年則天地各祀而皆歌昊天有成命也是大不然豐年之詩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歌於秋可也歌於冬亦可也昊天有成命之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終篇言天而不及地頌所以告神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地於北郊歌天而不歌地豈有此理也臣以此知周之世祀上帝則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春秋書不郊猶三望左氏傳曰望郊之細也說者曰三望太山河海或曰淮海也又或曰分野之星及山川也魯諸侯也故郊之細及其分野山川而已周有天下則郊之細獨不及五嶽四瀆乎嶽瀆猶得從祀而地祇獨不得合祭乎秦燔詩書經籍散亡學者各以意推類而已王鄭賈服之流未必皆得其真臣

禮記也  
說却出於周  
禮記也

以詩書春秋考之則天地合祭久矣議者乃謂合祭  
天地始於王莽以為不足法臣竊謂禮當驗其是非  
不當以人廢光武皇帝親誅莽者也尚采元始合  
祭故事謹按後漢書郊祀志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  
洛陽為圓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  
西上此則漢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又按水經注伊  
水東北至洛陽縣圓丘東大魏郊天之所準漢故事  
為圓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此則魏世合  
祭天地之明驗也唐睿宗將有事於南郊賈曾議曰

蘇文忠公

八卷五

十

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郊之  
與廟皆有禘禘於廟則祖宗合食於太祖禘於郊則  
地祇羣望皆合於圓丘以始祖配享蓋有事祭非常  
祀也三輔故事祭於圓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  
嘗合祭矣時褚無量郭山憚等皆以曾言為然明皇  
天寶元年二月敕曰凡所祠郭必在躬親朕不親祭  
禮將有關其皇地祇宜如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  
祭天地于南郊自後有事于圓丘皆合祭此則唐世  
合祭天地之明驗也今議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



蓋以爲用周禮也臣請言周禮與今禮之別古者一歲祀天者三明堂饗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三饗宗廟者四爲此十五者皆天子親祭也而又朝旦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羣小祀之類亦皆親祭此周禮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饗宗廟並祀天地自真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靈徧饗太廟乃祀天地此國朝之禮也夫周之禮祭如彼其多而歲行之不以爲難今之禮親祭如此其少而三歲一行不以爲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

蘇文忠公

八卷五

十一

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有節而宗廟在大門之內朝諸侯出爵賞必於太廟不止時祭而已天子所治不過王畿千里唯以齊祭禮樂爲政事能守此則天下服矣是故歲歲行之率以爲常至於後世海內爲一四方萬里皆聽命於上機務之繁億萬倍於古日力有不能給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於今非復如古之簡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太廟非周禮也郊而肆放非周禮也優賞

以下酒發六  
議書一而剖  
若更之竄獄

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圓丘此何義也議者必曰今之寒暑與古無異而宣王薄伐玁狁六月出師則夏至之日何為不可祭乎臣將應之曰舜一歲而巡四岳五月方暑而南至衡山十一月方寒而北至常山亦今之寒暑也後世人主能行之乎周所以十二歲一巡者唯不能如舜也夫周已不能行舜之禮而謂今可以行周之禮乎天

蘇文

忠公

八卷五

十二

之寒暑雖同而禮之繁簡則異是以有虞氏之禮夏商有所不能行夏商之禮周有所不能用時不同故也宣王以六月出師驅逐玁狁蓋非得已且吉甫為將王不親行也今欲定一代之禮為三歲常行之法豈可以六月出師為比乎議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祭祀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禮大宗伯若王不與則攝位鄭氏注曰王有故則伐行其祭祀賈公彥疏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

然則攝事非安吉之禮也後世人主不能歲歲親祭

故命有司行事其所從來久矣若親郊之歲遣官攝  
事是無故而用有故之禮也議者必又曰省去繁文  
未節則一歲可以再郊臣將應之曰古者以親郊爲  
常禮故無繁文今世以親郊爲大禮則繁文有不能  
省也若帷城幔屋盛夏則有風雨之虞陛下自宮入  
廟出郊冠通天乘大輅日中而舍百官衛兵暴露於  
道鎧甲具裝人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也王者父  
事天母事地不可偏也事天則備事地則簡是於父  
母有隆殺也豈得以爲繁文未節而一切欲損去乎

國家養兵異於前世自唐之時未有軍賞猶不能歲  
歲親祠天子出郊兵衛不可簡省大輅一動必有賞  
給今三年一郊傾竭帑藏猶恐不足郊賚之外豈可  
復加若一年再賞國力將何以給分而與之人情豈  
不失望議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祀地此  
又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爲疏濶若獨祭地而  
不祭天是因地而愈疏於事天自古未有六年一  
祀天者如此則典禮愈壞欲復古而背古益遠神祇  
必不顧饗非所以爲禮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

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則可以免方暑舉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議此者爲欲舉從周禮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澤不知此周禮之經耶抑變禮之權耶若變禮從權而可則合祭圓丘何獨不可十月親祭地十一月親祭天先地後天古無是禮而崇歲再郊軍國勞費之患尚未免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祇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燿火天子於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書之望秩周禮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謂山川

在境內而不在四郊者故遠望而祭也今所在之處僥則見地而云望祭是爲京師不見地平此六議者合祭可不之決也夫漢之郊禮尤與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欽崇祭祀儒臣禮官講求損益非不知圓丘方澤皆親祭之爲是也蓋以時不可行是故參酌古今止合典禮下合時宜較其所得已多於漢唐矣天地宗廟之祭皆當歲徧今不能歲徧是故徧於三年當郊之歲又不能於一歲之中再舉大禮是故徧於三日此皆因時制宜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今並祀不失親祭而北郊則必不能親往二者孰爲重乎若一年再郊而遣官攝事是長不親事地也三年間郊當行郊地之歲而暑雨不可親行遣官攝事則是天地皆不親祭也夫分祀天地決非今世之所能行議者不過欲於當郊之歲祀天地宗廟分而爲三耳分而爲三有三不可夏至之日不可以動大衆舉大禮一也軍賞不可復加三也自有國以來天地宗廟唯饗此祭累聖相承唯用此禮此乃神祇所歆祖宗所安不可輕動動之則有吉凶禍福不可不慮

蘇文忠公

卷五

十五

三也凡此三者臣熟計之無一可行之理伏請從舊爲便昔西漢之衰元帝納貢禹之言毀宗廟成帝用丞相衡之議改郊位皆有殃咎著於史策往鑒甚明可爲寒心伏望陛下詳覽臣此章則知合祭天地乃是古今正禮本非權宜不獨初郊之歲所當施行實爲無窮不刊之典願陛下謹守太祖建隆神宗熙寧之禮無更改易郊祀廟饗以救寧上下神祇仍乞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議如有異論卽須畫一解破臣所陳六議使皆屈伏上合周禮下不爲當今軍國之患

借漢事危  
王上博物洽  
議

不可固執更不論當今可與不可施行所貴嚴祀大典以時定取進止爲嗚咽流涕者非人情也

臣近以蘇氏諸劄中此劄爲最歷覽宋時廷議亦無一郡伏有能及之者當與西漢韋元成劉歆等廟議之重萬相伯仲以臣子大義言之病未及死皆當勉強雖有失儀曠職之罰亦不當辭然臣終未及死

蘇文忠公

八卷五

十六

可爲寒心伏望陛下詳覽臣此章則知合祭天地是古今所同非權宜不獨初郊之歲所當施行實爲無窮首指文之昏當與西漢韋元成劉歆等廟議之禮無蘇氏諸劄中此劄爲最歷覽宋時廷議亦無一郡伏有能及之者當與西漢韋元成劉歆等廟議之重萬相伯仲以臣子大義言之病未及死皆當勉強雖有失儀曠職之罰亦不當辭然臣終未及死不可固執更不論當今可與不可施行所貴嚴祀大典

覽此而不爲嗚咽流涕者非人情也

臣近以左臂不仁兩目昏暗有失儀曠職之憂堅乞  
一郡伏蒙聖慈降詔不允遣使存問賜告養疾恩禮  
之重萬死莫酬以臣子大義言之病未及死皆當勉  
強雖有失儀曠職之罰亦不當辭然臣終未敢起就  
職事者實亦有故言之則觸忤權要得罪不輕不言  
則欺罔君父誅罰尤大故卒言之臣聞之易曰君子  
安其身而後動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

龜文忠公

八卷五

十七

以此知事君之義雖以報國爲先而報國之道當以  
安身爲本若上下相忌身自不安則危亡是憂國何  
由報恭惟陛下踐祚之始收臣於九死之餘半年之  
間擢臣爲兩制之首方將致命豈敢告勞特以臣拙  
於謀身銳於報國致使臺諫列爲怨仇臣與故相司  
馬光雖賢愚不同而交契最厚光旣大用臣亦驟遷  
在於人情豈肯異論但以光所建差役一事臣實以  
爲未便不免力爭而臺諫諸人皆希合光意以求進

用及光旣歿則又妄意陛下以爲主光之言結黨橫

身以排異議。有言不便。約共攻之。曾不知光至誠爲民本。不求人希合。而陛下虛心無我。亦豈有所主哉。其後又因刑部侍郎范百祿與門下侍郎韓維等議刑名。欲守祖宗故事。不敢以疑法殺人。而諫官呂陶又論維專權用事。臣本蜀人。與此兩人實是知舊。因此韓氏之黨一例。疾臣指爲川黨。御史趙挺之在元豐末通判德州。而著作黃庭堅方監本州德安鎮。挺之希合提舉官楊景綦。意欲於本鎮行市易法。而庭堅以謂鎮小民貧。不堪誅求。若行市易。必致星散。公文往來。士人傳笑。其後挺之以大臣薦。召試館職。臣嘗對衆言。挺之聚斂小人。學行無取。豈堪此選。又挺之妻父郭槩。爲西蜀提刑。時本路提舉官韓玠違法虐民。朝旨委槩體量。而槩附會隱庇。臣弟轍爲諫官。劾奏其事。玠槩並行黜責。以此挺之疾臣。尤出死力。臣二年之中。四遭口語。發策草麻。皆謂之誹謗。未出省榜。先言其失士。以至臣所薦士。例加誣讟。所言利害。不許相見。近日王覲言。胡宗愈指臣爲黨。孫覺言。

丁騫云。是臣親家。臣與此兩人有何干涉。而於意外



引益爲饒劉  
直証自家却

巧構曲成以積臣罪欲使臣撓樵於十夫之手而使  
陛下投杆於三至之言中外之人具曉此意謂臣若  
不早去必致傾危臣非不知聖主天縱聰明察臣無  
罪但以臺諫氣焰震動朝廷上自執政大臣次及侍  
從百官外至監司守令皆畏避其鋒奉行其意意所  
欲去勢無復全天下知之獨陛下深居法宮之中無  
由知耳臣竊觀三代以下號稱明主莫如漢宣帝唐  
太宗然宣帝殺蓋寬饒太宗殺劉洎皆信用讒言死  
非其罪至今哀之宣帝初知蓋寬饒忠直不畏強禦

蘓文忠公

八卷五

十九

自候司馬擢爲太中大夫司隸校尉不可謂不知之  
深矣而蓋寬饒上書有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  
而當時讒人乃謂寬饒欲求禪位先帝不察致使寬  
饒自劉北闕下太宗信用劉洎言無不從嘗比之魏  
文正公亦不可謂不知之深矣而太宗征遼患癘洎  
泣曰聖體不康甚可憂懼而當時讒人乃謂洎欲行  
伊霍之事太宗不察賜洎自盡二主非不明也二臣  
之受知非不深也恃明主之深知不避讒人積毀以  
至身首異處爲天下笑今臣自度受知於陛下不過

如蓋寬饒之於漢宣帝劉洎之於唐太宗也而讒臣者乃十倍於當時雖陛下明哲寬仁度越三主然臣亦豈敢恃此不去以卒蹈二臣之覆轍哉且二臣之死天下後世皆言二主信讒邪而害忠良以爲聖德之累使此二臣者識幾長漸先事求去豈不身名俱泰臣主兩全哉臣縱不自愛獨不念一旦得罪之後使天下後世有以議吾君乎昔先帝召臣上殿訪問古今勅臣今後遇事卽言其後臣屢論事未蒙施行乃復作爲詩文寓物託諷庶幾流傳上達感悟聖意

魏文忠公

八卷五

二十

而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因此言臣誹謗遂得罪然猶有近似者以諷諫爲誹謗也今臣草麻詞有云民亦勞止而趙挺之以爲誹謗先帝則是以白爲黑以西爲東殊無近似者臣以此知挺之峻毒甚於李定舒亶何正臣而臣之被讒甚於蓋寬饒劉洎也古人有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臣欲依違苟且雷同衆人則內愧本心上負明主若不收其操知無不言則怨仇交攻不死卽廢伏望聖慈念爲臣之不易哀臣處此之至難始終保全措之不爭之地特賜指揮檢會

前奏。卑賜施行。臣無在感。恩知罪。祈天請命。嚴切戰  
恐之至。取進止。劄。蘇子瞻忠義。明辯。雖九死而不懼。  
亦子瞻供狀。

臣竊聞諫官言臣近所撰。諸論。人。家。皆有。不。可。不。言。  
先朝之語。臣。人。家。皆有。不。可。不。言。

蘇文忠公

八卷五

三

舒亶何正

有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

則內愧本心。上負明主。若不。改其。

恐。又。至。取。進。止。屢。伏。望。聖。慈。念。為。臣。之。不。

辭。表。早。則。蘇。子。瞻。忠。義。明。辯。雖。九。死。而。不。懼。

辯試館職策問劄子一

以下二劄蘇子瞻忠義明辯雖九死而不懼  
亦子瞻供狀

臣竊聞諫官言臣近所撰試館職人策問有涉諷議  
先朝之語。臣退伏思念其畧曰。今朝廷欲師仁祖之  
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  
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臣之所  
謂媮與刻者。專指今之百官有司。及監司守令不能  
奉行。恐致此病。於二帝何與焉。至於前論周公大公。

蘇文

忠公

一 卷五

三

後論文帝宣帝皆是爲文引證之常。亦無比擬二帝  
之意。况此策問第一第二首。鄧溫伯之詞末篇。乃臣  
所撰三首。皆臣親書。進入蒙御筆點用第三首。臣之  
愚意。豈逃聖鑒。若有毫髮諷議先朝。則臣死有餘罪。  
伏願少回天日之照。使臣孤忠。不爲衆口所錄。臣無  
任伏地待罪戰恐之至。取進止。

亦于觀升卷

蘇文二卷蘇子瞻忠義明辯雖九死而不懼

蘇文二卷蘇子瞻忠義明辯雖九死而不懼

臣近以試館職策問爲臺諫所言。臣初不敢深辯。蓋以自辯而求去。是不欲去也。今者竊聞明詔已察其實。而臣四上章。四不允。臣子之義。身非已有。詞窮理盡。不敢求去。是以區區復一自言。臣所撰策問。首引周公太公之治齊魯。後世皆不免衰亂者。以明子孫不能奉行。則雖大聖大賢之法。不免於有弊也。後引文帝宣帝仁厚而事不廢。核實而政不苟者。以明臣子若奉行得其理。無觀望希合之心。則雖文帝宣帝

蘇文

忠公

八卷五

二十三

足以無弊也。中間又言六聖相受。爲治不同。同歸於仁。其所謂媿與刻者。專謂今之百官有司及監司守令。不識朝廷所以師法先帝之本意。或至於此也。文理甚明。粲若黑白。何嘗有毫髮疑似議及先朝。非獨朝廷知臣無罪可放。臣亦自知無罪可謝也。然臣聞之古人曰。人之至信者。心目也。相親者。母子也。不惑者。聖賢也。然至於竊斧而知心目之可亂。於投杼而知名子之可疑。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惑。今言臣者。不止三人交章累上。不啻數上。而聖斷確然。深明其

無罪則是過於心目之相信。冊子之相親。聖賢之相知遠矣。德音一出。天下頌之。史冊書之。自耳目所聞。見明智特達。洞照情僞。未有如陛下者。非獨微臣區區欲以一死上報。凡天下之爲臣子者。聞之莫不欲碎首糜軀。效忠義於陛下也。不然者。亦非獨臣受賤。誅之謗。凡天下之爲臣子者。聞之莫不以臣爲戒。崇尚忌諱。畏避形迹。觀望雷仝。以求苟免。豈朝廷之福哉。臣自聞命以來。一食三歎。一夕九興。身口相謀。未知死所。然臣所撰策問以實。亦有罪。若不盡言。是欺

蘓文忠公

一卷五

二十四

陛下也。臣聞聖人之治天下也。寬猛相資。君臣之間。可否相濟。若上之所可不問。其是非下亦可之。上之所否不問。其曲直下亦否之。則是晏子所謂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孔子所謂惟予言而莫予違。足以喪邦者也。臣昔於仁宗朝。舉制科。所進策論及所荅聖問。大抵皆勸仁宗。勵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斷而力行也。及事神宗。蒙召對訪問。退而上書數萬言。大抵皆勸神宗。忠恕仁厚。舍垢納汙。屈己以裕人也。臣之區區不自量度。常欲希慕古賢。可否相濟。蓋如此也。伏觀

二聖臨御已來。聖政日新。一出忠厚。大率多行仁宗故事。天下翕然。猗戴恩德。固無可議者。然臣私憂過計。常恐百官有司。矯枉過直。或至於媮。而神宗勵精核實之政。漸致惰壞。深慮數年之後。馭吏之法。漸寬。理財之政。漸疎。備邊之計。漸弛。則意外之意。有不可勝言者。雖陛下廣開言路。無所諱忌。而臺諫所擊。不過先朝之人。所非不過先朝之法。正是以水濟水。臣竊憂之。故輒用此意。撰上件策問。實以譏諷今之朝廷。及宰相臺諫之流。欲陛下覽之。有以感動聖意。度

幾兼行二帝忠厚勵精之政也。臺諫若以此言。臣朝廷若以此罪。臣則斧鉞之誅。其甘如薺。今乃以爲譏諷先朝。則亦疎而不近矣。且非獨此策問而已。今者不避煩瀆。盡陳本末。臣前歲自登州召還。始見故相司馬光。光卽與臣論當今要務。條其所欲行者。臣卽荅言。公所欲行者。諸事皆上順天心。下合人望。無可疑者。惟役法一事。未可輕議。何則。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措斂民財。十室九空。錢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

吏猾習得緣爲姦。此二害輕重。蓋畧相等。今以循易此民。未必樂。光聞之愕然曰。若如君言。計將安出。臣卽荅言。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昔三代爲長征之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先帝本意。使民戶率出錢。專力於農。雖有貪吏猾胥。無所施其

蘇文

忠公

八卷五

二二六

虐坊場河渡官。自出賣。而以其錢雇募衙前民。不知有倉庫綱運破家之禍。此萬世之利也。決不可變。獨有一弊。多以供他用。實封取寬剩役錢。爭買坊場河渡。以長不實之價。此乃王安石呂惠卿之陰謀。非先帝本意也。公若盡去二弊。而不變其法。則民悅而事易成。今寬剩役錢。各爲十分。取二。通計天下。巧及十五。而其實一錢無用。公若盡去此五分。又使民得從其便。以布帛穀米。折納役錢。而官亦以爲雇直。則錢荒之弊。亦可盡去。如此。而天下便之。則公又何求。若



其未也。徐更議之亦未晚也。光問臣言大以爲不然。臣又與光言熙寧中常行給田募役法其法以係官田及以寬剩役錢買民田以募役人大畧如邊郡弓箭手臣時知密州推行其法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此本先帝聖意所建推行未幾爲左右異議而罷今畧計天下寬剩錢斛約三千萬貫石兵興支用僅耗其半此本民力當復爲民用今內帑山積公若力言於上索還此錢復完三千萬貫石而推行先帝買田募役法於河北河東陝西三路數年之後三路役人可

蘓文忠公

卷五

二十七

減大半優裕民力以待邊鄙緩急之用此萬世之利社稷之福也光尤以爲不可此二事臣自別有畫二利害文字甚詳今此不敢備言及去年二月六日勅下始行光言復差役法時臣弟轍爲諫官上疏具論乞將見在寬剩役錢雇募役人以一年爲期令中外詳議然後立法又言衙前一役可卽用舊人仍一依舊數支月給重難錢以坊場河渡錢總計諸路通融支給皆不蒙施行及蒙差臣詳定役法臣因得伸弟轍前議先與本局官吏孫永傳堯命之流論難反復

次於西府及政事堂中與執政商議皆不見從遂上  
疏極言衙前可雇不可差先帝此法可守不可變之  
意因乞罷詳定役法當此之時臺諫相視皆無一言  
決其是非今者差役利害未易一二遽言而弓手不  
許雇人天下之所同患也朝廷知之已變法許雇天  
下皆以爲便而臺諫猶累疏力爭由此觀之是其意  
專欲變熙寧之法不復校量利害參用所長也臣爲  
舍人刑部大理寺列上熙寧已來不該赦降去  
官法凡數十條盡欲刪去臣與執政屢爭之以謂先

蘇文忠公

卷五

二十八

帝於此蓋有深意不可盡改因此得存留者甚多臣  
每行監司守令告詞皆以奉守先帝約束毋敢弛廢  
爲戒文案具在皆可復按由此觀之臣豈謗議先朝  
者哉所以一一屢陳者非獨以自明誠見士大夫好  
同惡異泯然成俗深恐陛下深居法宮之中不得盡  
聞天下利害之實也願因臣此言警策在位救其所  
偏損所有餘補所不足天下幸甚若以其狂妄不識  
忌諱雖賜誅戮死且不朽臣無任感恩思報激切戰

恐之至取進止

尾終

宋大家蘇文忠公文抄卷之六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狀

朝辭赴定州論事狀

老成典刑之言

臣聞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至於小民皆能自通大亂之極至於近臣不能自達易曰天地交泰其詞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又曰天地不交否其詞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夫無邦者亡國之謂

蘇文忠公

八卷六

一

也上下不交則雖有朝廷君臣而亡國之形已具矣可不畏哉臣不敢復引衰世昏主之事只如唐明皇中典刑措之君也而天寶之末小人在位下情不通則鮮于仲通以二十萬人全軍陷沒於瀘南明皇不知馴致其事至安祿山反兵已過河而明皇猶以爲忠臣此無他下情不通耳目壅蔽則其漸至於此也臣在經筵數論此事陛下爲政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羣臣接然天下不以爲非者以謂垂簾之際不得不爾也今者祥除之後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

除壅蔽爲急務臣雖不肖蒙陛下擢爲河北西路安撫使沿邊重地此爲首冠臣當悉心論奏陛下亦當垂意聽納祖宗之法邊帥當上殿面辭而陛下獨以本任闕官迎接人衆爲詞降旨拒臣不令上殿此何義也臣若伺候上殿不過更留十日本任闕官自有轉運使權攝無所闕事迎接人衆不過更支十日糧有何不可而使聽政之初將帥不得一面天顏而去有識之士皆謂陛下厭聞人言意輕邊事其兆見於此矣臣備位講讀日侍帷幄前後五年可謂親近方

當戍邊不得一見而行况疎遠小臣欲求自通亦難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又曰帝出乎震相見乎離夫聖人作而萬物覩今陛下聽政之初不行乘乾出震見離之道廢祖宗臨遣將帥故事而襲行垂簾不得已之政此朝廷有識所以驚疑而憂慮也臣不得上殿於臣之私別無利害而於聽政之始天下屬目之際所損聖德不小臣已於今月二十七日出門非敢求登對然臣始者本俟上殿欲少效愚忠今來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便廢此言惟陛下察臣誠

心少加採納古之聖人將有爲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于前不過數年自然知利害之真識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故作無不成臣敢以小事譬之夫操舟者常患不見水道之曲折而水濱之立觀者常見之何則操舟者身寄於動而立觀者常靜故也奕碁者勝負之形雖國王有所不盡而袖手旁觀者常盡之何則奕者有意於爭而旁者無心故也若人主靜而無心天下其孰能欺之漢景帝卽位之初首用鼂錯更易法令黜削諸侯遂

成七國之變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終身不敢復言兵武帝卽位未幾遂欲用兵鞭撻四夷兵連禍結三十餘年然後下哀痛詔封宰相爲富民侯臣以此知古者英睿之君勇於立事未有不悔者也景帝之悔速故變而復安武帝之悔遲故幾至於亂雖遲速安危小異然比之常靜無心終始不悔如孝文帝者不可同年而語矣今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爲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爲期俟得利害之真邪正之實

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  
上下同享太平之利則雖盡南山之竹不足以紀聖  
功兼三宗之壽不足以報聖德由此觀之陛下之有  
為惟憂太早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又聞為政如用  
藥方今天下雖未大治實無大病古人云有病不治  
常得中醫雖未能盡除小疾然賢於誤服惡藥覲萬  
一之利而得不救之禍者遠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  
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輒進此說敢望陛下深信古  
語且守中醫安穩萬全之策勿為惡藥所誤實社稷

蘇文忠公

卷六

四

宗廟之利天下幸甚臣不勝忘身憂國之心冒死進  
言謹錄奏聞伏候救旨

藥方今天下雖未大治實無大病古人云有病不治  
常得中醫雖未能盡除小疾然賢於誤服惡藥覲萬  
一之利而得不救之禍者遠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  
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輒進此說敢望陛下深信古  
語且守中醫安穩萬全之策勿為惡藥所誤實社稷

為惟憂太早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又聞為政如用  
藥方今天下雖未大治實無大病古人云有病不治  
常得中醫雖未能盡除小疾然賢於誤服惡藥覲萬  
一之利而得不救之禍者遠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  
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輒進此說敢望陛下深信古  
語且守中醫安穩萬全之策勿為惡藥所誤實社稷

上下同享太平之利則雖盡南山之竹不足以紀聖  
功兼三宗之壽不足以報聖德由此觀之陛下之有  
為惟憂太早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又聞為政如用  
藥方今天下雖未大治實無大病古人云有病不治  
常得中醫雖未能盡除小疾然賢於誤服惡藥覲萬  
一之利而得不救之禍者遠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  
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輒進此說敢望陛下深信古  
語且守中醫安穩萬全之策勿為惡藥所誤實社稷

百官轉對條上三事狀  
並關經國之大者

元祐三年五月一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  
讀蘇軾狀奏准御史臺牒五月二日文德殿視朝臣  
次當轉對雖愚無知備位禁林懷有所見不敢不盡  
謹條上三事如左

一謹按唐太宗著司門令式云其有無門籍人有急  
奏者皆令監門司與仗家引奏不許關礙臣以此知

明庶務廣視聽深防蔽塞雖無門籍人猶得非時引

蘇文忠公

八卷六

五

見祖宗之制自兩省兩制近臣六曹寺監長貳有所  
欲言及典大藩鎮奉使一路出入辭見皆得奏事殿  
上其餘小臣布衣亦時特賜召問非獨以通下情知  
外事亦以考察羣臣能否情偽非苟而已臣伏見陛  
下嗣位以來惟執政日得上殿外其餘獨許臺諫官  
及開封知府上殿不過十餘人天下之廣事物之變  
決非十餘人者所能盡若此十餘人者不幸而非其  
人民之利病不以實告則陛下便謂天下太平無事  
可言豈不殆哉其餘臣僚雖許上書言事而書入禁

中如在天上不加反復詰問何以盡利害之實而况天下事有不可以書載者心之精微口不能盡而况書乎恭惟太皇太后以盛德在位每事抑損以謙遜不居爲美雖然明目達聰以防壅塞此乃社稷大計豈可以謙遜之故而遂不與羣臣接哉方今天下多事饑饉盜賊四夷之變民勞官冗將驕卒惰財用匱乏之弊不可勝數而政出帷箔決之廟堂大臣尤宜開兼聽廣覽之路而避專斷壅塞之嫌非細故也伏望聖慈更與大臣商議除臺諫開封知府已許上殿

蘇文忠公

八卷六

六

外其餘臣僚舊制許請間奏事及出入辭見許上殿者皆復祖宗故事則天下幸甚

一凡爲天下國家當愛惜名器慎重刑罰若愛惜名器則斗升之祿足以鼓舞豪傑慎重刑罰則笞杖之法足以震讐頑狡若不愛惜慎重則雖日拜卿相而人不勸動行誅戮而人不懼此安危之機人主之操術也自祖宗以來用刑至慎習以成風故雖展年磨

勘差替衝替之類皆足以懲警在位獨於名器爵祿

則出之太易每一次科場放進士諸科及特奏名約



八九百人一次郊禮奏補子弟約二百人而軍職轉補雜色入流皇族外戚之薦不與自近世以來取人之多得官之易未有如本朝者也今吏部一官闕率常五七人守之爭奪紛紜廉耻道盡中材小官闕遠食貪到官之後侵漁求取靡所不爲自本朝以來官冗之弊未有如今日者也伏見祖宗舊制過省舉人御試黜落不少旣以慎重取人又以見名器威福專在人主至嘉祐末年始盡賜出身雖文理紕繆亦玷科舉而近歲流弊之極至於雜犯亦免黜落皆非

藝文忠公

卷六

七

祖宗本意又進士升甲本爲南省第一人唱名近下方有特旨皆是臨時出於聖斷今來南省第十人以上別試第一人國子開封解元武舉第一人經明行修舉人與凡該特奏名人正及第者皆著令升一甲紛然並進人不復以升甲爲榮而法在有司恩不歸於人主甚無謂也特奏名人除近上十餘人文詞稍可觀外其餘皆詞學無取年迫桑榆進無所望退無

所歸使之臨政其害民必矣欲望聖慈特詔大臣詳議今後進士諸科御試過落之法及特奏各出官格

式務在精覈以藝取人不行小惠以收虛譽其著令  
升甲指揮乞今後更不施行昔諸葛亮與法正論治  
道其略曰刑政不肅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  
位極則賊順之以恩恩竭則慢吾今威之以法法行  
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恩榮並濟上下有節  
爲治之要也唐德宗蒙塵山南當時事勢可謂危急  
少行姑息亦理之常而公路進瓜果人欲與一試官  
陸贄力言以爲不可今天下晏然朝廷清明何所畏  
避而行姑息之政故臣願陛下常以諸葛亮陸贄之  
言爲法則天下幸甚

蘇文忠公

八卷六

八

此等語全時  
不相及

一臣於前年十月內曾上言其略曰議者欲減任子  
以救官冗之弊此事行之則人情不悅不行則積弊  
不去要當求其分義務適厥中使國有去弊之實人  
無失職之嘆欲乞應奏蔭文官人每遇科場隨進士  
考試武官卽隨武舉或試法人考試並三人中解一  
人仍年及二十五以上方得出官內已曾舉進士得  
解者免試如三試不中年及三十五已上亦許出官  
雖有三試留滯之艱而無終身絕望之嘆亦使人人

務學不墜其家爲益不小後來不蒙降出施行切慮  
當時聖意必謂改元之初不欲首行約損之政今者  
卽位已四年矣官冗之病有增而無損財用之乏有  
損而無增數年之後當有不勝其弊者若朝廷恬不  
爲怪當使誰任其憂及今講求臣恐其已晚矣伏乞  
檢會前奏早賜施行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宗孝恭

蘇文

卷六

九

爲到當與並升次長又本朝求其其月朝矣此  
詩而無辭幾乎文終當育不觀其樂善者障我部不  
唱於身四年矣官冗之病有增而無損財用之乏有  
當辨聖意必謂改元之初不欲首行約損之政今者  
務學不墜其家爲益不小後來不蒙降出施行切慮

今國家待宗室得如子瞻此議甚善

臣聞之詩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宗室之有人邦家之光社稷之衛也周之盛時其卿士皆周召毛原非王之伯叔父則其子弟也逮至兩漢間平之德歆向之文天下以爲口實而唐之宗室武畧如道宗孝恭文章如白與賀者不可以一二數而以功名至宰相者有九人焉自建隆以來累聖執謙不私其親幹國治民不及宗子雖有文武異才終身不試神宗皇帝

蘇文忠公

八卷六

十

實始慨然欲出其英髦與天下共之故增立教養選舉之法行之二十年出入中外漸就器使而未見有卓然顯聞稱先帝意者豈無其人蓋朝廷未有以大聳勸之耳臣伏見承議郎簽書潁州節度判官廳公事令時行事親篤孝內行純備博學經史手不釋卷吏事通敏文采俊麗志節端亮議論英發不體兼衆器無適不宜臣嘗見其所著述筆力雅健博貫子史蓋清廟之瑚璉明堂之杞梓也使其生於幽遠猶當擢用而况近託肺腑已蒙試用者乎伏望聖慈特賜考察

召致館閣養其高才而遂其遠業以風動宗室勸示  
海內成先帝之意不以臣人微言輕而廢其請也若  
後不如所舉臣并伏朝典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蘇文忠公

八卷六

十一

雖不暇汎舉其壯應典斷機奏聞於野其言  
漸內欲求帝之意不以其人微言輕而廢其請也若  
昏更自問奏其高才而遂其遠業以風動宗室勸示

奏馬澈不當屏出學狀

近代往往有國子生及謁選人上書陳言輒與隔絕甚且法坐爲民等項區處殊非古之明目達聰之意唐宋太學諸生數得論列朝政得失

本朝正統時如祭酒李勉逮獄監生猶得爲論掇

准太學條三學生凡有進獻文字及書啓費有位並先經長貳看詳可否違者出學右本部看詳諸色人

蘇文忠公

卷六

十一

苟有所見公私利害皆得進狀許直於所屬官司投下卽無更令官吏看詳可否方得投進之文所以達聰明防壅蔽古今不易之道也本因國子監生員獨緣本監起請遂立上條曲生防禁至於投獻書啓文字求知公卿此正舉人常事今乃使本監長貳先行看詳違者皆屏出學若論列朝政得失使其言當聽固人主所欲聞也若不當理亦人主所當容也今乃先令有司看詳去取甚非子產不毀鄉校魏相去副封之意也去年九月內太學內舍生馬澈進狀論禮

部韻畧有疎畧未盡事件蒙朝廷送下本部謹按澈  
所論文指雅馴考驗經史皆有援據此乃內舍生員  
之優者教養之官所當愛惜而其所論亦當下有司  
詳議增損施行本部尋下本監勘當准回申已於十  
二月內檢舉上條其馬澈已屏出學以此顯見上條  
無益有害欲乞朝廷詳酌特與刪除不行仍乞依舊  
令馬澈充內舍生其所進狀乞行下有司看詳如有  
可采乞賜施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令馬澈充內舍生其馬澈狀乞行下有司看詳按  
無益有害乞朝廷詳酌特與刪除不行仍乞依舊  
二月內檢舉上條其馬澈已屏出學以此顯見上條  
無益有害欲乞朝廷詳酌特與刪除不行仍乞依舊  
令馬澈充內舍生其所進狀乞行下有司看詳如有  
可采乞賜施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論河北京東盜賊狀

關係國家大利害文字

臣伏見河北京東比年以來蝗旱相仍盜賊漸熾今又不雨自秋至冬方數千里麥不入土竊料明年春夏之際寇攘爲患甚於今日是以輒陳狂瞽庶補萬一謹按山東自土世以來爲腹心根本之地其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安危昔秦并天下首收三晉則其餘強敵相繼滅亡漢高祖殺陳餘走田橫則項氏不支光武亦自漁陽上谷發突騎席卷以并天下魏武

魏文忠公

八卷六

十四

帝破殺袁氏父子收冀州然後四方莫敢敵宋武帝以英雄絕人之資用武歷年而不能并中原者以不得河北也隋文帝以庸夫穿窬之智竊位數年而一海內者以得河北也故杜牧之論以爲山東之地王者得之以爲王霸者得之以爲霸猾賊得之以爲亂天下自唐天寶以後姦臣僭峙於山東更十一世竭天下之力終不能取以至於亡近世賀德倫挈魏博降後唐而梁亡周高祖自鄴都入京師而漢亡由此觀之天下存亡之權在河北無疑也陛下卽位以來



北方之民流移相屬天災譴告亦甚於四方五六年間未有以塞大異者至於京東雖號無事亦當常使其民安逸富強緩急足以灌輸河北餅竭則疊耻辱亡則齒寒而近年以來公私匱乏民不堪命今流離饑饉議者不過欲散賣常平之粟勸誘蓄積之家盜賊縱橫議者不過欲增開告賞之門申嚴緝捕之法皆未見其益也常平之粟累經振發所存無幾矣而饑寒之民所在皆是人得升合官費丘山蓄積之家例皆困乏貧者未蒙其利富者先被其災昔季康子

蘓文忠公

入卷六

十五

患盜問於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乃知上不盡利則民有以爲生苟有以爲生亦何苦而爲盜其間凶殘之黨樂禍不悛則須救法以峻刑誅一以警百今中民以下舉皆關食冒法而爲盜則死畏法而不盜則饑饉寒之與棄市均是死亡而賒死之與忍饑禍有遲速相率爲盜正理之常雖日殺百人勢必不止苟非陛下至明至聖至仁至慈較得喪之孰多權禍福之孰重特於財利少有所捐衣食之門一開骨髓之恩皆徧然後信賞必罰以威克恩不以

僥倖廢刑不以災傷撓法如此而人心不革盜賊不衰者未之有也謹條其事畫一如左

一臣所領密州自今歲秋旱種麥不得直至十月十三日方得數寸雨雪而地冷難種雖種不生比常年十分中只種得二三竊聞河北京東例皆如此尋常檢放災傷依法須是檢行根苗以定所放分數今來二麥元不曾種卽根苗可檢官吏守法無緣直放若夏稅一例不放則人戶必至逃移尋常逃移猶有逐熟去處今數千里無麥去將安往但恐良民舉爲盜

矣且天上無雨地下無麥有眼者共見有耳者共聞決非欺罔朝廷豈可坐觀不放欲乞河北京東逐路選差臣僚一員體量放稅更不檢視若未欲如此施行卽乞將夏稅斛封取今日以前五年酌中一年實直令三等已上人戶取便納見錢或正色其四等以下且行倚閭緣今來麥田空閑若春雨調勻却可以廣種秋稼候至秋熟並將秋色折納夏稅若是已種苗麥委有災傷仍與依條檢放其闕麥去處官吏諸軍請受且支白米或支見錢所費小民不致大段失

長安縣志  
卷之六

所

一河北京東自來官不權鹽小民仰以為生近日臣僚上章輒欲禁權賴朝廷體察不行其言兩路吏民無不相慶然臣勘會近年鹽稅日增元本兩路祖額三十三萬二千餘貫至熙寧六年增至四十九萬九千餘貫七年亦至四十三萬五千餘貫顯見刑法日峻告捕日繁是致小民愈難興販朝廷本為此兩路根本之地而煮海之利天以養活小民是以不忍盡取其利濟惠鰥寡陰消盜賊舊時孤貧無業惟務販

蘇文忠公

卷六

十七

鹽所以五、六年前盜賊稀少是時告捕之賞未嘗破省錢惟是犯人催納役人量出今鹽課浩大告訐如麻貧民販鹽不過一兩貫錢本偷稅則賞重納稅則利輕欲為農夫又值凶歲若不為盜惟有忍饑所以五、六年來課利日增盜賊日衆臣勘會密州鹽稅去年一年比祖額增二萬貫却支捉賊賞錢一萬一千餘貫其餘未獲賊人尚多以此較之利害得失斷可見矣欲乞特赦兩路應販鹽小客截自三百斤以下並與權免收稅仍官給印本空頭關子與竈戶及長

引大客令上層破使逐旋書填月日姓名斤兩與小  
客限十日更不行用如敢借名爲人影帶分減鹽貨  
許諸人陳告重立賞罰候將來秋熟日仍舊并元降  
敕榜明言出自聖意令所在雕印散榜鄉村人非木  
石寧不感動一飲一食皆誦聖恩以至舊來貧賤之  
民近日饑寒之黨不待驅率一歸於鹽奔走爭先何  
暇爲盜人情不遠必不肯捨安穩衣食之門而趨冒  
法危亡之地也議者必謂今用度不足若行此法則  
鹽稅大虧必致闕事臣以爲不然凡小客本少力微

蘇文

忠公

人卷六

十八

不過行得三兩程若三兩程外須藉大商與販決非  
三百斤以下小客所能行運無緣大段走失且平時  
大商所苦以鹽遲而無人買小民之病以僻遠而難  
得鹽今小商不出稅錢則所在爭來分買大商旣不  
積滯則輪流販賣收稅必多而鄉村僻遠無不食鹽  
所賣亦廣損益相補必無大虧之理縱使虧失不過  
却只得祖額元錢當時官司有何闕用苟朝廷捐十  
萬貫錢買此兩路之人不爲盜賊所獲多矣今使朝  
廷爲此兩路饑饉特出一二十萬貫見錢散與人戶

人得一貫只及二十萬人而一貫見錢亦未能濟其性命若特放三百斤以下鹽稅半年則兩路之民人受賜貧民有衣食之路富民無盜賊之憂其利豈可勝言哉若使小民無以爲生舉爲盜賊則朝廷之憂恐非十萬貫錢所能了辦又况所支捉賊賞錢未必少於所失鹽課臣所謂較得喪之孰多權禍福之孰重者爲此也

一勘會諸處盜賊太半是按問減等災傷免死之人走還舊處挾恨報讐爲害最甚盜賊自知不死既輕

蘇文忠公

卷六

十九

犯法而人戶亦憂其復來不敢告捕是致盜賊公行切詳按問自言皆是詞窮理屈勢必不免本無改過自新之意有何可收獨使從輕同黨之中獨不免死其災傷救雖不下與行不同而盜賊小民無不知者但不傷變主免死無疑且不傷變主情理未必輕於偶傷變主之人或多聚徒衆或廣置兵仗或標異服飾或質劫變主或驅虜平人或賂遺貧民令作耳目或書寫道店恐動官私如此之類雖偶不傷人情理至重非止闕食之人苟營餼糧而已欲乞今後盜賊

賊證未明但已經考掠方始承認者並不爲按問減等其災傷地分委自長吏相度情理輕重內情理重者依法施行所貴凶民稍有畏忌而良民敢於捕告臣所謂衣食之門一開骨髓之恩皆徧然後信賞必罰以威克恩不以僥倖廢刑不以災傷撓法者爲此也

右謹具如前自古立法制刑皆以盜賊爲急盜竊不已必爲強劫強劫不已必至戰攻或爲豪傑之資而致勝廣之漸而况京東之貧富係河北之休戚河北

蘇文忠公

八卷六

二十

之治亂係天下之安危識者共知非臣私說願陛下深察此事至重所捐小利至輕斷自聖心決行此策臣聞天聖中蔡齊知密州是時東方饑饉齊乞放行監禁先帝從之一方之人不覺饑旱臣愚且賤雖不敢望於蔡齊而陛下聖明度越堯禹豈不能行此小事有愧先朝所以越職獻言不敢自外伏望聖慈察其區區之意赦其狂僭之誅臣無任悚懷待罪之至

代李琮論京東盜賊狀

與徐州所上書意同

臣伏見自來河北京東常苦盜賊而京東尤甚不獨穿窬胙篋椎埋發塚之姦至有飛揚跋扈割據僭擬之志近者李逢徒黨青徐妖賊皆在京東凶惡之民殆已成俗自昔大盜之發必有釁端今朝廷清明四方無虞而此等常有不軌之意者殆土地風氣習俗使然不可不察也漢高帝沛人項羽宿遷人劉裕彭城人黃巢宛胸人朱全忠礪山人其餘歷代豪傑出

藝文

忠公

卷六

二十一

於京東者不可勝數故凶惡之人常以此藉口而其材力心膽實亦過人加以近年改更貢舉條制掃除腐爛專取學術其秀民善士旣以改業而其朴魯強悍難化之流抱其無用之書各懷不逞之意朝廷雖敕有司別立字號以收三路舉人而此等自以世傳村學無由復踐場屋老死田里不入彀中私出怨言幸災伺隙臣每慮及此卽爲寒心揚雄有言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險而班固亦論劇孟郭解之流皆有絕異之姿而惜

其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是知人之善惡。本無常性。若御得其道。則白之姦猶盡。是忠良故許子將。謂曹操曰。子治朝之能臣。亂世之姦雄。使韓彭不遇。漢高亦與盜賊何異。臣竊嘗謂朝廷計。以謂窮其黨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何者。其黨不可勝去。而其材自有可用。昔漢武嘗遣繡衣直指督捕盜賊。所至以軍興從事。斬二千石以下。可謂急矣。而盜賊不爲少衰者。其黨固不可盡也。若朝廷因其材而用之。則盜賊自消。而豪傑之士可得而使。請以唐事明之。

自天寶以後。河北諸鎮相繼僭亂。雖憲宗英武。亦不能平觀。其主帥皆卒伍庸材。而能於六七十年間。與朝廷相抗者。徒以好亂樂禍之人。背公死黨之士。相與出力而輔之也。至穆宗之初。劉總入朝。而河北始平。總知河北之亂。權在此輩。於是盡籍軍中宿將名豪。如朱克融之流。薦於朝。冀厚與爵位。使北方之人。羨慕向進。革其亂心。而宰相崔植。杜元穎。皆庸人無遠慮。以爲河北旣平。天下無事。克融輩久留京師。終不錄用。饑寒無告。怨忿思亂。會張洪靖赴鎮。遂遣還。



州而克融等作亂復失河朔今陛下鑑唐室既往之咎當收京東河北豪傑之心臣伏見近日沂州百姓程棐告獲妖賊郭進等竊聞棐之弟岳乃是李逢之黨配在桂州豪俠武健又過於棐京東州郡如棐岳者不可勝數此等棄而不用卽作賊收而用之卽捉賊其理甚明臣願陛下精選青鄆兩帥京東京西職司及徐沂兗單濰密淄齊曹濮知州諭以此意使陰求部內豪猾之士或有武力或多權謀或通知術數而曉兵或家富於財而好施如此之類皆召而勸

蘓文忠公

入卷六

二十三

獎使以告捕自效籍其姓名以聞於朝所獲盜賊量輕重酬賞若獲真盜大姦隨卽錄用若只是尋常劫賊卽累其人數酬以一官使此輩欲豔其利以爲進身之資但能拔擢數人則一路自然競勸貢舉之外別設此科則向之遺材皆爲我用縱有姦雄嘯聚亦自無徒但每州搜羅得一二十人卽耳目徧地盜賊無容足之處矣歷觀自古奇偉之士如周處戴淵之流皆出於羣盜改惡修善不害爲賢而况以捉賊出身有何不可若朝廷隨材試用異日攘戎狄立功名

未必不由此塗出也。非陛下神聖英武不能決行此策。臣雖非職事而受恩至深。有所見聞不敢瘖默。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蘇文忠公

一 卷六

二十四

蘇文忠公

蘇文忠公

蘇文忠公

宋大家蘇文忠公文抄卷之七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狀

諫買浙燈狀

長公當時特借買燈一事以探神宗之心也

而亦深相知特為荆公所擠耳

臣嚮蒙召對便殿親奉德音以為凡在館閣皆當為

深思治亂指陳得失無有所隱者自是以來臣每鬼

同列未嘗不為道陛下此語非獨以稱頌盛德亦欲

蘇文忠

人卷七

朝廷之間如臣等輩皆知陛下不以疎賤間廢其言

共獻所聞以輔成太平之功業然竊謂空言率人不

如有實而人自勸欲知陛下能受其言之實莫如以

臣試之故臣願以身先天下試其小者上以補助聖

明之萬一下以為賢者上其可否雖以此獲罪萬死

無悔臣伏見中使傳宣下府市司買浙燈四千餘盞

有司具實直以聞陛下又令減價收買見以盡數均

收禁止私買以須上令臣始聞之驚愕不信咨嗟累

日何者竊謂陛下惜此舉動也臣雖至愚亦知陛下

游心經術動法堯舜窮天下之嗜慾不足以易其樂  
盡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憂而豈以燈爲悅者哉  
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歡而極天下之養耳然大孝在  
乎養志百姓不可戶曉皆謂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  
而奪其口體必用之資賣燈之民例非豪民舉債出  
息畜之彌年衣食之計望此旬日陛下爲民父母唯  
可添價貴買豈可減價賤酬此事至小體則甚大凡  
陛下所以減價者非欲以與此小民爭此毫末豈以  
其無用而厚費也如知其無用何必更索惡其厚費  
則如勿買且內庭故事每遇放燈不過令內東門雜  
物務臨時收買數目既少又無拘收督迫之嚴費用  
不多民亦無憾故臣願追還前命凡悉如舊京城百  
姓不慣侵擾恩德已厚怨謫易生可不慎歟可不畏  
歟近日小人妄造非語士人有展年科場之說商賈  
有京城權酒之議吏憂減俸兵憂減廩雖此數事朝  
廷所決無而此紛紛亦有以見陛下勤恤之德未信  
於下而有司聚斂之意或形於民方當責已自求以  
消讒慝之口而臺官又勸陛下以嚴刑悍吏捕而戮

之虧損聖德莫大於此而又重以買燈之事使得因緣以爲口實臣實惜之方今百冗未除物力凋弊陛下縱出內帑財物不用大司農錢而內帑所儲孰非民力與其平時耗於不急之用曷若留貯以待乏絕之供故臣願陛下將來放燈與凡游觀苑囿宴好賜予之類皆飭有司務從儉約頃者詔旨裁減皇族恩得此實陛下至明至斷所以深計遠慮割愛爲民然竊揆其間不能無少望於陛下惟當痛自刻損以身先之使知人主且猶若此而况於吾徒哉非惟省費

亦且弭怨昔唐太宗遣使往涼州諷李大亮獻其名鷹大亮不可太宗深嘉之詔曰有臣若此朕復何憂明皇遣使江南採鷓鴣汴州刺史倪若水論之爲反其使又令益州織半臂背子琵琶捍撥鏤牙合子等蘇許公不奉詔李德裕在浙西詔造銀盞子粧具二十事織綾二千疋德裕上疏極論亦爲罷之使陛下內之臺諫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須力言外之有司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不奉詔陛下聰明睿聖追迹堯舜而羣臣不以唐太宗明皇事陛

下竊嘗深眷之臣忝備府寮親見其事若又不言臣

罪大矣陛下若赦之不錄則臣又有非職之言大於

此者恐不為陛下盡之若不赦亦臣之分也謹錄奏

聞伏候勅旨當在早若災穰之民救之於未饑則用

物約而所及廣不過寬減主供羅賣常平官無大失

臣等聞之竊以為陛下之於已幾小者矣

臣等聞之竊以為陛下之於已幾小者矣

臣等聞之竊以為陛下之於已幾小者矣

臣等聞之竊以為陛下之於已幾小者矣

臣等聞之竊以為陛下之於已幾小者矣

蘇文忠公

卷七

四

蘇許公不奉詔李德裕在浙西詔造銀蓋子杖具二

間分勉焚首于足德裕上疏極論亦為罷之使陛下

此者為不無望江盡之雖不赦亦望之於此雖終矣

罪大矣陛下若赦之不錄則臣又有非職之言大於

此者恐不為陛下盡之若不赦亦臣之分也謹錄奏

秦浙西災傷第一狀  
臣聞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此古今不刊之語也至於

救災恤患尤當在早若災傷之民救之於未饑則用  
物約而所及廣不過寬減上供糶賣常平官無大失  
而人人受賜今歲之事是也若救之於已饑則用物  
博而所及微至於耗散省倉虧損課利官爲一困而  
已饑之民終於死亡熙寧之事是也熙寧之災傷本  
緣天旱米貴而沈起張覲之流不先事奏聞但務立

蘇文

世公

八卷七

五

賞閑糶富民皆爭藏谷小民無所得食流殍旣作然  
後朝廷知之始勅運江西及截本路上供米一百二  
十三萬石濟之巡門俵米攔街散粥終不能救饑饉  
旣成繼之以疾疫本路死者五十餘萬人城郭蕭條  
田野丘墟兩稅課利皆失其舊勘會熙寧八年本路  
放稅米一百三十萬石酒課虧減六十七萬餘貫畧  
計所失共計二百二十餘萬貫石其餘耗散不可悉  
數至今轉運司貧乏不能舉手此無它不先事處置  
之過也去年浙西數郡先水後旱災傷不減熙寧然

二聖仁智聰明於去年十一月首發德音救民路上供斛斛二十萬石賑濟又於十二月中寬減轉運司元祐四年上供額斛三分之一爲米五十餘萬斛盡用其錢買銀絹上供了無一毫虧損縣官而命下之日所在歡呼官旣住糶米價自落又自正月開倉糶常平米仍免數路稅務所收五穀九勝錢且賜度牒三百道以助賑濟本路帖然遂無一人餓殍者此無它先事處置之力也由此觀之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其禍福相絕如此恭惟三聖天地父母之心見

蘇文忠公

八卷七

六

民疾苦匍匐救之本不計較費用多少而臣愚魯無識但知權利害之輕重計得喪之大小以謂譬如民庶之家置庄田招佃客本望租課非行仁義然猶至水旱之歲必須放免欠負借貸種糧者其心誠恐客散而田荒後日之失必倍於今故也爾豈有天下子萬姓而不計其後乎臣自去歲已來區區獻言屢瀆天聽者實恐陛下客散而田荒也去歲杭州米價每斛至八九十自今歲正月以來川浙減落至五六月間浙西數郡大雨不止太湖泛溢所在害稼六月初



尚米價復長。至七月初。到及百錢足。陷見今新米出。而常平官米。不敢往糶。災傷之勢。恐甚於去年。何者。去年之災。如人初病。今年之災。如病再發。病狀雖同。氣力衰耗。恐難支持。又緣春夏之交。雨水調勻。浙人喜於豐歲。家家典賣舉債。出息以事田。作車水築圩。高下殆遍。計本已重。指日待熟。而淫雨風濤。一舉害之。民之窮苦。實倍去歲。近者將官劉季孫。往蘇州。按教臣。密令季孫沿路體訪。季孫還爲臣言。此數州不獨淫雨爲害。又多大風。駕起朝浪。堤堰圩埤。率皆破損。湖州水入城中。民家皆尺餘。此去歲所無有也。而轉運判官張濤。自常潤還。所言畧同。云親見吳江平望八尺。聞有舉家田苗。沒在深水底。父子聚哭。以船棧撈。攬云半米。猶堪炒喫。青稊且以喂牛。正使自今雨止。已非豐歲。而况止不止。又未可知。則來歲之憂。非復今年之比矣。何以言之。去年杭州管常平米二十三萬石。今年已糶過十五萬石。雖餘八萬石。而糶賣未已。又緣去年災傷放稅。及和糶不行。省倉闕數。所有上件常平米八萬石。只了兌撥克軍糧。更無

見在。惟有糶常平米錢。近八萬貫。而錢非救饑之物。若來年米益貴。錢益輕。雖積錢如山。終無所用。熙寧中。兩浙市易出錢百萬緡。民無貧富。皆得取用。而米不可得。故曳羅紈。帶金玉。橫并道土者。不可勝計。今來浙東西。大抵皆糶過常平米。見在絕數少。熙寧之憂。凜凜在人眼。中矣。臣材力短淺。加之衰病。而一路生齒。憂責在臣。受恩既深。不敢別乞開郡。日夜思慮。求來年救饑之術。別無長策。惟有秋冬之間。不惜高價。多糶常平米。以備來年。出糶今來浙西數州。米既

菴文

忠公

卷七

八

不熟。而轉運司又管上供年額斛斛一百五十餘萬石。若兩司爭糶。米必大貴。饑饉愈速。和糶不行。來年青黃不交之際。常平有錢無米。官吏拱手坐視人死。而山海之間。接連甌閩。盜賊結集。或生意外之患。則誅殛臣等。何補於敗。以此須至。具實聞奏。伏望聖慈。備錄臣奏。行下戶部。及本路轉運提刑兩路鈐轄司。疾早相度。來年合與不合。準備常平斛斛。出糶救饑。如合準備。卽具遂州合用數目。臣已約度杭州合用

二十萬石。仍委逐司擘畫。合如何措置。令米價不至

大段翔湧收糴得足如逐司以謂不須准備出糶救濟卽令各具保明來年委得不至饑殍流亡結罪聞奏緣今來已是入秋去和糴月日無幾比及相度往復取旨深慮不及於事伏乞詳察速賜指揮臣屢犯天威無任戰慄待罪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積欠六事并乞檢會應詔四事一處行下狀  
人無家民困吏弊指畫如掌今之郡縣不可不榜之  
堂而且夕誦之

臣聞之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戒矣夫民  
既富而教然後可以卽戎古之所謂善人者其不及  
聖人遠甚今二聖臨御八年于茲仁孝慈儉可謂至  
矣而帑廩日益困農民日益貧商賈不行水旱相繼  
以上聖之資而無善人之效臣竊痛之所至訪問耆  
老有識之士陰求其所以皆曰方今民荷寬政無它

積欠

卷七

十

疾苦但爲積欠所壓如負千鈞而行免於僵仆則幸  
矣何暇舉首奮臂以營求於一飽之外哉今大姓富  
家自日號爲無比戶者皆爲市易所破十無四五矣  
其餘自小民已上大率皆有積欠監司督守令守令  
督吏卒文符日至其門鞭笞日加其身雖有白圭倚  
頓亦化爲韋門圭竇矣自祖宗已來每有赦令必曰  
凡欠官物無侵欺盜用及雖有侵盜而奉家及伍保  
人無家業者並與除放祖宗非不知官物失陷姦民  
幸免之弊特以民旣乏竭無以爲生雖加鞭撻終無

所得緩之則爲姦吏之所蠶食急之則爲盜賊之所  
憑藉故舉而放之則天下悅服雖有水旱盜賊民不  
思亂此爲捐虛名而收實利也自二聖臨御以來每  
以施舍已責爲先務登極赦令每次郊赦或隨事指  
揮皆從寬厚凡今所催欠負十有六七皆聖恩所貸  
矣而官吏刻薄與聖意異舞文巧詆使不該放監司  
以催欠爲職業守令主爲監司之所迫下爲胥吏之  
所使夫率縣有監催千百家則縣中胥徒舉欣欣然  
日有所得若一旦除放則此等皆寂寥無獲矣自非

蘇文忠公

八卷七

十一

有力之家納賂請賂誰肯舉行恩貸而積欠之人皆  
隣於寒餓何賂之有其間貧困掃地無可蠶食者則  
縣胥教令通指平人或云衷私擅買抵當物業或雖  
非衷私而云買不當價似此之類蔓延追擾自甲及  
乙自乙及丙無有窮已每限皆空身到官或三五限  
得一二百錢謂之破限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  
蓋無虛日俗謂此等爲縣胥食邑戶嗟乎聖人在上  
使民不得爲陛下赤子而皆爲姦吏食邑戶此何道  
也商賈販賣例無現錢若用現錢則無利息須今年

索去年所賣明年索今年所賒然後計算得行彼此  
通濟今富戶先已殘破中民又有積欠誰敢賒賣物  
貨則商賈自然不行此酒稅課利所以日虧城市房  
廊所以日空也諸路連年水旱上下共知而轉運司  
窘於財用例不肯放稅縱放亦不盡實雖無明文指  
揮而以喜怒風曉官吏孰敢違者所以逐縣例皆拖  
欠兩稅較其所欠與依實檢放無異於官丁無所益  
而民有追擾鞭撻之苦近者詔旨凡積欠皆分爲十  
料催納通計五年而足聖恩隆厚何以加此而有司

以謂有旨倚闈者方得依十料指揮餘皆併催縱使  
盡依十料吏卒乞覓必不肯分料少取人戶既未納  
足則追擾常在縱分百料與一料同臣頃知杭州又  
知潁州今知揚州親見兩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  
爲積欠所歷日就窮蹙死亡過半而欠籍不除以至  
虧欠兩稅走匿課利農未皆病公私並困以此推之  
天下大率皆然矣臣自穎移揚舟過濠壽楚泗等州  
所至麻麥如雲臣每屏去吏卒親入村落訪問父老  
皆有憂色云豐年不如凶年天災流行民雖乏食縮



公之兩守錢塘其功業於今猶有存者而其  
當時所畫一利害每每指悉如此

臣聞天下所在陂湖河渠之利廢興成毀皆若有數  
惟聖人在上則興利除害易成而難廢昔西漢之末  
翟方進爲丞相始決壞汝南鴻隙陂父老怨之歌曰  
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羹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言  
者兩黃鵠蓋民心之所欲而託之天以爲有神下告  
我也孫皓時吳郡上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

蕭文

忠公

八卷七

十四

忽開通長老相傳此湖開天下平皓以爲已瑞已而  
晉武帝平吳由此觀之陂湖河渠之類久廢復闢事  
關興運雖天道難知而民心所欲天必從之杭州之  
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蓋不可廢也唐長慶中白居易  
易爲刺史方是時湖溉田千餘頃及錢氏有國置撩  
湖兵士千人日夜開浚自國初以來稍廢不治水涸  
草生漸成葑田熙寧中臣通判本州則湖之葑合蓋  
十二三耳至今纔十六七年之間遂堙塞其半父老  
皆言十年以來水淺葑橫如雲翳空倏忽便滿更二



十年無西湖矣。使杭州而無西湖，如人去其翳而魚復爲人乎？臣愚無知竊謂西湖有不可廢者，五天禧中故相王欽若始奏以西湖爲放生池，禁捕魚鳥爲人主祈福。自是以來，每歲四月八日，郡人數萬會于湖上，所活羽毛鱗介以百萬數。皆西北向稽首仰祝千萬歲壽。若一旦堙塞，使蛟龍魚鼈同爲涸轍之鮒。臣子坐觀，亦何心哉！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一也。杭之爲州，本江海故地，水泉鹹苦，居民零落。自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後民足於水，井邑日富，百萬生聚。

蘇文

忠公

八卷七

十五

待此而後食。今湖狹水淺，六井漸壞。若二十年之後，盡爲葑田，則舉城之人復飲鹹苦，其勢必自耗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二也。白居易作西湖石函記云：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頃，每一伏時可溉五十頃。若蓄洩及時，則瀕河千頃可無凶歲。今雖不及千頃而下湖數十里間，芟芟穀米所獲不貲。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三也。西湖深澗則運河可以取足於湖水，若湖水不足，則必取足於江湖。潮之所過，泥沙渾濁，一石五斗，不出三歲，輒調兵夫十餘萬，功開浚而河

行市井中蓋十餘里吏卒搔擾泥水狼藉爲居民莫大之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四也天下酒稅之盛未有如杭者也歲課二十餘萬緡而水泉之用仰給於湖若湖漸淺狹水不應溝則當勞人遠取山泉歲不下二十萬功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五也臣以侍從出膺寵寄日覩西湖有必廢之漸有五不可廢之憂豈得苟安歲月不任其責輒已差官打量湖上葑田計二十五萬餘丈度用夫二十餘萬功近者伏蒙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以水路饑饉特寬轉運司上供

蘓文

忠公

八卷七

十六

額斛五十餘萬石出糶常平米亦數十萬石約勅諸路不取五穀力勝稅錢東南之民所活不可勝計今又特賜本路度牒三百而杭獨得百道臣謹以聖意增價召入中米減價出賣以濟饑民而增減耗折之餘尚得錢米約共一萬餘貫石臣輒以此錢米募民開湖度可得十萬功自今月二十八日興功農民父老縱觀太息以謂二聖旣捐利與民活此一方而又以其餘棄興久廢無窮之利使數千人得食其力以度此凶歲蓋有泣下者臣伏見民情如此而錢米有



乞相度開石門河狀臣相度覽時所遺利  
害而其言自有次若指掌臣謹按史記秦始皇三十六年東游至錢塘臨浙江  
水波惡乃西去二十里從狹中渡始皇帝以天下之  
力徇其意意之所欲出赭山橋海無難而獨畏浙江  
水波惡不敢徑渡以此知錢塘江天下之險無出其  
右者臣昔通守此邦今又忝郡寄二十年間親見覆  
溺無數自溫台明越往來者皆由西興徑渡不涉浮

山之險時有覆舟然尚希少自衢睦處婺宣歙饒信  
及福建路入州往來者皆出入龍山泐泐此江江水  
灘淺必乘潮而行潮自海門東來勢若雷霆而浮山  
峙於江中與魚浦諸山相望犬牙錯入以亂潮水洄  
湍激射其怒自倍沙磧轉移狀如鬼神往往於淵潭  
中湧出陵阜十數里旦夕之間又復失去雖舟師沒  
人不能前知其深淺以故公私坐視覆溺無如之何  
老弱叫號求救於湍沙之間聲未及終已爲潮水卷  
去行路爲之流涕而已縱有勇悍敢往之人又多是

盜賊利其財物或因而擠之能自全者百無一二皆命之外公私亡失不知一歲凡幾千萬而衢睦等州入衆地狹所產五穀不足於食歲常漕蘇秀米至相廬散入諸郡錢塘億萬生齒待上江薪炭而活以浮山之嶮覆溺留礙之故此數州薪米常貴又衢婺睦歙等州及杭之富陽新城二邑公私所食鹽取足於杭秀諸場以浮山之嶮覆溺留礙之故官給脚錢甚厚其所亡失與依託風水以侵盜者不可勝數此最其大者其餘公私利害未可以一二遽數臣伏見宣

藏文

忠公

八卷七

十九

德郎前權知信州軍州事侯臨因葬所生母於杭州之南蕩往來江濱相視地形訪聞父老參之舟人反復講求具得其實建議自浙江上流地各石門並山而東或因斥鹵弃地鑿爲運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凡二十二里有奇以達於江又並江爲岸度潮水所向則用石所不向則用竹大凡八里有奇以達於龍山之大慈浦自大慈浦北折抵小嶺下鑿嶺六十五丈以達於嶺東之古河因古河稍加浚治東南行四里有奇以達於今龍山之運河以避浮山之嶮度用

錢十五萬貫用得江兵及諸郡庸軍三千人二年而成臣與前轉運使葉溫叟轉運判官張璠躬往按視皆如臨言凡福建兩浙士民聞臣與臨欲奏開此河萬口同聲以爲莫大無窮之利臣縱欲不言已爲衆論所迫勢不得默已臣聞之父老章獻皇后臨朝日以江水有皇天蕩之險內出錢數十萬貫築長蘆起僧舍以拯溺者又見先帝以長淮之險賜錢十萬貫米十萬石起夫九萬二千人以開龜山河今浮山之險非特長蘆龜山之比而二聖仁慈視民如傷必將

蘇文忠公

卷七

二十一

捐十五萬緡以平此積險也謹昧死上臨所陳開石門河利害事狀一本及臣所差觀察推官董華用臨之說約度功料及合用錢物料狀一本并地圖一面伏乞降付三省看詳或召臨赴省面加質問仍乞下本路監司或更特差官同共相視若臣與臨言不妄乞自朝廷擘畫支賜錢物施行臣觀古今之事非知之難言之亦易難在成之而已臨之才幹衆所共知臣謂此河非臨不成伏望聖慈特賜訪問左右近臣必有知臨者乞專差臨監督此役不惟救活無窮之

性命完惜不貲之財物又使數州薪水流通田野市  
井詠歌聖澤子孫不忘臣不勝大願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藤文 古心公

八卷七

傳旨

其精進聖職于終不忘且不絕大願謹錄奏聞伏候

其精進聖職于終不忘且不絕大願謹錄奏聞伏候

杭州召還乞郡狀

長公一生坎壈備於此狀不可不知

臣近奉詔書及聖旨劄子不允臣辭免翰林學士承  
旨恩命及乞郡事臣已第三次奏乞除臣揚越陳蔡  
一郡去訖竊慮區區之誠未能遽回天意須至盡露  
本心重于聖聽惶恐死罪惶恐死罪臣昔於治平中  
自鳳翔職官得替入朝首被英宗皇帝知遇欲驟用  
臣當時宰相韓琦以臣年少資淺未經試用故且與  
館職亦會臣丁父憂去官及服闋入覲便蒙神宗皇

蘇文忠公

八卷七

二十一

帝召對面賜獎激許臣職外言事自惟羈旅之臣未  
應得此豈非以英宗皇帝知臣有素故耶是時王安  
石新得政變易法度臣若少加附會進用可必自惟  
遠人蒙二帝非常之知不忍欺天負心欲具論安石  
所爲不可施行狀以裨萬一然未測聖意待臣深淺  
因上元有旨買燈四千椀有司無狀虧減市價臣卽  
上書論奏先帝大喜卽時施行臣以此上知先帝聖  
明能受盡言上疏六千餘言極論新法不便後復因  
考試進士擬對御試策進上并言安石不知人不可



大用先帝雖未聽從然亦嘉臣愚直初不譴問而安石大怒其黨無不切齒爭欲傾臣御史知雜謝景溫首出死力彈奏臣丁憂歸鄉日舟中曾販私鹽遂下諸路體量追捕當時稍工篙手等考掠取證但以實無其事故鍛鍊不成而止臣緣此懼禍乞出連三任外補而先帝眷臣不衰時因賀謝表章卽對左右稱道黨人疑臣復用而李定何正臣舒亶三人構造飛語醞釀百端必欲致臣於死先帝初亦不聽而此三人執奏不已故臣得罪下獄定等選差悍吏皇遵將

帶吏卒就湖州追攝如捕寇賊臣卽與妻子訣別留書與弟轍處置後事自期必死過揚子江便欲自投江中而吏卒監守不果到獄卽欲不食求死而先帝遣使就獄有所約敕故獄吏不敢別加非橫臣亦覺知先帝無意殺臣故復留殘喘得至今日及竄責黃州每有表疏先帝復對左右稱道哀憐獎激意欲復用而左右固爭以爲不可臣雖在遠亦具聞之古人有言聚蚊成雷積羽沉舟言寡不勝衆也以先帝知臣特達如此而臣終不免於患難者以左右疾臣者

衆也及陛下卽位起臣於貶所不及一年備位禁林  
遭遇之異古今無此臣每自惟昆蟲草木之微無以  
仰報天地生成之德惟有獨立不倚知無不言可以  
少報萬一始衙前差雇利害與孫永傳堯俞韓維爭  
議因亦與司馬光異論光初不以此怒臣而臺諫諸  
人逆採光意遂與臣爲仇臣又素疾程頤之姦未嘗  
數人而其餘黨猶在要近陰爲之地特未發爾小臣  
周種乃敢上疏乞用王安石配享以嘗試朝廷料種  
草芥之微敢建此議必有陰主其事者是以土書逆  
折其姦鋒乞重賜行遣以破小人之謀因此黨人尤  
加忿疾其後又與經筵極論黃河不可回奪利害且  
上疏爭之遂大失執政意積此數事恐別致患禍又  
緣臂痛目昏所以累章力求補外竊伏思念自忝禁  
近三年之間臺諫言臣者數四只因發策草麻羅織  
語言以爲謗訕本無疑似白加誣執其間曖昧譖愬  
陛下察其無實而不降出者又不知其幾何矣若非  
二聖仁明洞照肝鬲則臣爲黨人所傾首領不保豈

敢望如先帝之赦臣乎自出知杭州二年粗免人言  
中間法外刺配顏章顏益二人蓋攻積弊事不獲已  
陛下亦已赦臣而言者不赦論奏不已其意豈爲顏  
章等哉以此知黨人之意未嘗一日不在傾臣洗垢  
求瑕止得此事今者忽蒙聖恩召還擢用又除臣弟  
轍爲執政此二事皆非大臣本意竊計黨人必大猜  
忌磨厲以須勢必如此聞命悸恐以福爲災卽日上  
章辭免乞郡行至中路果聞弟轍爲臺諫所攻般出  
扉宇待罪又蒙陛下委曲照見情狀方獲保全臣之  
剛褊衆所共知黨人嫌忌甚於弟轍豈敢以衰病之  
餘復犯其鋒雖自知無罪可言而今之言者豈問是  
非曲直竊謂人主之待臣子不過公道以相知黨人  
之報怨嫌必爲巧發而陰中臣豈敢恃二聖公道之  
知而傲黨人陰中之禍所以不避煩瀆自陳入仕以  
來進退本未欲陛下知臣危言危行獨立不回以犯  
衆怒者所從來遠矣又欲陛下知臣平生冒涉患難  
危嶮如此今餘年無幾不免有遠禍全身之意再三  
辭遜實非矯飾柳下惠有言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

三黜臣若貪得患失隨世俛仰改其常度則陛下亦安所用臣若守其初心始終不變則羣小側目必無安理雖蒙二聖深知亦恐終不勝衆所以反覆計慮莫若求去非不懷戀天地父母之恩而衰老之餘耻復與羣小計較短長由直爲世間高人長者所笑伏望聖慈察臣至誠特賜指揮執政檢會累奏只作親嫌回避早除一郡所有今來奏狀乞留中不出以保全臣子臣不勝大願若朝廷不以臣不才猶欲驅使或除一重難邊郡臣不敢辭避報國之心死而後已惟不願在禁近使黨人猜疑別加陰中也于犯天威謹俟斧質

宋大家蘇文忠公文抄卷之七

